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 约·雷·麦克库洛赫著



汉译

丛书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 约·雷·麦克库洛赫著

郭家麟译



商务印书馆

199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约·雷·麦克库洛赫著
郭家麟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55-8/F·132

1975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190千
印数 27801—30300册	印张 75/8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 4.60元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3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它的重要性 它在希腊和罗马以及中 世纪被忽视的原因 创立结论的依据 政治经济学在近 代欧洲的兴起 重商主义 魁奈体系及法国经济学家 《国富论》的出版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统计学的区别	
第二章 财富的生产	38
第一节 生产的定义 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	
第二节 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方法 一、财产的安全 二、 个人之间的职业分工 三、资本的积累与运用 四、不 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或商业 货币	
第三节 资本和劳动的不同运用 农业、工业和商业同样有 利 在不同事业中的投资,由各种事业所产生的利润率来 决定	
第四节 改善机械的效果与改善劳动者的技艺相类似 不会 引起商品的滞销 有时迫使工人改变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但 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并没有降低的趋势 李嘉图先生对于机械 所假定的情况,有可能但很不容易发生 滞销的真实原因	
第五节 人口总是与生活资料成比例 人口原理的力量补偿 了时疫与荒歉所造成的破坏 资本和人口的相对增加	
第三章 财富的分配	119
第一节 两种价值 一、交换价值 它是怎样决定的 使商品交换价值不变的条件 二、实际价值 它是怎样 决定的 使商品实际价值不变的条件 生产一个商品所 需的劳动量不同于它交换时得到的劳动量	
第二节 工业产品在各阶级间的分配 工资在所有不同产业 部门间的均等 利润的均等 耐用程度不同的资本	

第三节 生产成本是决定价格的原则 商品供求变动对价格的影响 垄断的影响 平均价格总是与生产成本相一致

第四节 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商品完全属于劳动者 生产所需的劳动量,那时是决定它们交换价值的唯一原则

第五节 一、谷物或产品地租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地租不是农产品高价值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不构成价格的一部分 农业和工业间的区别 二、货币地租,部分决定于耕种扩充的范围,部分决定于位置 商品的真实价值为生产它们需要的劳动量所支配或决定的规律,不因支付地租而受影响

第六节 生产中用资本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影响 工资率的变动对交换价值的影响 一、生产中用耐用程度相同的资本 二、耐用程度不同的资本 在估计价值中不考虑时间因素 高工资率不致使国家的商业处于不利地位

第七节 决定工资率的条件 一、市场工资或实际工资;决定于资本与人口的比例 二、自然工资或必要工资;决定于工人消费所需的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种类和数量;随国家和时期的差异而差异 工资率变动对工人阶级处境的影响 高工资率的好处 使工人依靠极便宜的各种食物以维持生活的好处 高工资不是怠惰的原因 济贫法及教育对工人处境的影响 三、相对工资;部分决定于工人消费物品的数量和种类,部分决定于劳动生产力

第八节 在不计地租下,劳动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利润的定义 李嘉图先生的利润理论;利润的真实意义 引起利润上升或下降的原因 资本的积累,不是利润下降的原因 土地肥力下降以及租税对利润的影响

第四章 财富的消费219

消费的定义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 有利消费和不利消费的标准 节俭法的有害作用 爱好奢侈的好处 亚当·斯密关于不生产的消费意见的错误 主张便利生产就必须鼓励消费的错误 政府的消费 结论

译名对照表236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3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它的重要性 它在希腊和罗马以及中 世纪被忽视的原因 创立结论的依据 政治经济学在近 代欧洲的兴起 重商主义 魁奈体系及法国经济学家 《国富论》的出版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统计学的区别	
第二章 财富的生产	38
第一节 生产的定义 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	
第二节 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方法 一、财产的安全 二、 个人之间的职业分工 三、资本的积累与运用 四、不 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或商业 货币	
第三节 资本和劳动的不同运用 农业、工业和商业同样有 利 在不同事业中的投资，由各种事业所产生的利润率来 决定	
第四节 改善机械的效果与改善劳动者的技艺相类似 不会 引起商品的滞销 有时迫使工人改变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但 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并没有降低的趋势 李嘉图先生对于机械 所假定的情况，有可能但很不容易发生 滞销的真实原因	
第五节 人口总是与生活资料成比例 人口原理的力量补偿 了时疫与荒歉所造成的破坏 资本和人口的相对增加	
第三章 财富的分配	119
第一节 两种价值 一、交换价值 它是怎样决定的 使商品交换价值不变的条件 二、实际价值 它是怎样 决定的 使商品实际价值不变的条件 生产一个商品所 需的劳动量不同于它交换时得到的劳动量	
第二节 工业产品在各阶级间的分配 工资在所有不同产业 部门间的均等 利润的均等 耐用程度不同的资本	

第三节 生产成本是决定价格的原则 商品供求变动对价格的影响 垄断的影响 平均价格总是与生产成本相一致

第四节 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商品完全属于劳动者 生产所需的劳动量,那时是决定它们交换价值的唯一原则

第五节 一、谷物或产品地租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地租不是农产品高价值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不构成价格的一部分 农业和工业间的区别 二、货币地租,部分决定于耕种扩充的范围,部分决定于位置 商品的真实价值为生产它们需要的劳动量所支配或决定的规律,不因支付地租而受影响

第六节 生产中使用资本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影响 工资率的变动对交换价值的影响 一、生产中使用耐用程度相同的资本 二、耐用程度不同的资本 在估计价值中不考虑时间因素 高工资率不致使国家的商业处于不利地位

第七节 决定工资率的条件 一、市场工资或实际工资;决定于资本与人口的比例 二、自然工资或必要工资;决定于工人消费所需的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种类和数量;随国家和时期的差异而差异 工资率变动对工人阶级处境的影响 高工资率的好处 使工人依靠极便宜的各种食物以维持生活的好处 高工资不是怠惰的原因 济贫法及教育对工人处境的影响 三、相对工资;部分决定于工人消费物品的数量和种类,部分决定于劳动生产力

第八节 在不计地租下,劳动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利润的定义 李嘉图先生的利润理论;利润的真实意义 引起利润上升或下降的原因 资本的积累,不是利润下降的原因 土地肥力下降以及租税对利润的影响

第四章 财富的消费219

消费的定义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 有利消费和不利消费的标准 节俭法的有害作用 爱好奢侈的好处 亚当·斯密关于不生产的消费意见的错误 主张便利生产就必须鼓励消费的错误 政府的消费 结论

译名对照表236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它的重要性 它在希腊和罗马以及中世纪被忽视的原因 创立结论的依据 政治经济学在近代欧洲的兴起 重商主义 魁奈体系及法国经济学家 《国富论》的出版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统计学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①是研究具有交换价值的、并为人所必需、有用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

我们说一个物品或产品有交换价值，意思就是说有人愿意给予一定量的劳动，或是以通过劳动才能取得的其他一定量的物品或产品来交换它。

某些物品或产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各种需要与欲望的力量或能力，构成了它们的效用，并使它们成为需求的对象。

一种物品可能具有最高度的效用，或具有满足我们需要和享受的能力，并为人们所广泛地使用，但没有交换价值。这就是说，必须以人们的劳动来生产、获得或储藏的那些物品才具有某种属性或性质。不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不能成为需求物；但任何种类的物品，不管它对我们的舒适、甚至于生存是怎样的必要，假如它是自然的产物——假如它不依赖人力而存在——同时，假如每人不费任何力气或某种劳动即能无限量地支配它，它便没有价值，而

^① 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 *oikos* (家或家庭) 和 *nomos* (规律) 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

且对经济学家不能提供任何考虑的基础。一个商品或产品不因其有用而有价值，而是因其只能以劳动才能获得，才有了价值。认为我们用以止饥肠的粮食和借以御严寒的衣裳，比空气还更有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粮食与衣裳所具有的那种交换价值，空气是完全没有的。理由是：粮食与衣裳不是空气那样的无代价产品，不费力气便不能在任何时候获得任何数量；相反地，它们必须经常以劳动才能生产或取得；如没有人愿意牺牲他的劳动果实，在交换中就得不到等量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具有交换价值。

经济学家不研究那些自然存在着的、不依赖人力即可以无限量取得的物品的生产和分配规律。只有人们勤劳的结果才成为他所关怀的唯一目的。政治经济学实在可以称为价值的科学，因为没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或者费了劳动而生产或获得的、但不能取得等额报酬的物品是完全不能放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

价值这个名词，不独时常被用以表明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它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而且也用以表明它的效用、或满足我们的需要和帮助我们舒适和享受的能力。但很明显，商品的效用，例如面包的止饥能力，水的解渴能力，和它们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是一种完全不同和有区别的性質。斯密博士了解这种区别，并且指出谨慎区别效用，或如他所谓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它们交换价值的重要性。但他在心目中却没有时常保持这种区别，并往往也被以后的学者们所忽视。把这种互异的性質纠缠在一起，无疑地是使这门科学的许多部分，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深奥，至今仍然含混不清与晦涩不明的主要原因。例如，当我们说水有高度的价值，无疑的，我们给予这句话的意义是不同于我们说黄金是有价值的的意义。水是人们生存不可少的，所以有高度的效用，或者说有高度的“使用价值”，但是因为它一般都不需要很多的劳动或努力，即能大量地得到，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有很低的交换价值。在另一方

面，黄金只有比较小的效用，但是，由于它的存量有限，使用大量的劳动，才能得到小量的供应，因此，它有较强的交换价值，并可以按比例地交换较大量的其他各种商品。混淆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价值，很明显的，将会导致极大错误的结论。因此，为了避免把价值这样一个重要名词的意义弄错，我在以后，除非指明可交换的价值或交换中的价值，将不使用这个名词；而经常以效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一个物品满足我们的需要或欲望的能力。

政治经济学时常被定义为“讨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科学”，如果把财富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并且是必要的、有用的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那末，这个定义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扩大或缩小的意义来理解财富这个名词便有缺点了。例如，马尔萨斯先生便认为“财富即是对人们必要、有用及喜爱的物质对象”。纵令我们不反对用物质对象这个词汇，但这个定义仍显然有其重大的缺陷。为了证明这点，只要提及空气和太阳热就够了。二者都是物质的，对人是必要的、有用的和喜爱的物品，但由于它们不依赖人而存在，和不能够特别占有，因而失去了它们的交换价值，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不得不把它们置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

斯密博士没有明白地说明他对财富这个名词所给予的确实意义，但他通常总是把它描述为“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但马尔萨斯先生正确地反对了这个定义，认为这个定义在我们尚不了解财富是什么以前，就指出财富的源泉，并把土地的无用产物和那些为人们所占有与享受的东西都一起包括在内了。

我们现在所下的定义，似乎不致遭受这一类的任何批评。把这门科学限于讨论那些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这样我们便给了它一个明显的和确切的对象。当我们作了这样适当的限制以后，经济学家的研究便具有了一个他

自己所独有的园地。他不致浪费他的时间于其他科学研究的范围内，或者无意义地研究那些不能占有并不依赖人们的劳动而存在的物品的生产和消费。

占有权是构成一个具有财富性质的物品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将坚持使用这个名词来指那些由于人的劳动而获得，同时以后由某个人所占有并由他独自消费的产品。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对空气有无限的支配权而说是富有的，因为这是和其他任何人所共同享有的权利，不能构成优越的基础。我们说某人富有，是根据他所能支配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多少而说的，这些物品不是自然的赐予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些方法使人类的劳动可用之于最有效地生产那些构成财富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方面，说明这些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比例以及它最有利地消费的方式。这样一门科学与社会所有有关方面的内在联系是很明显的。实在的，再没有其他的科学和人类日常的生活与事业有这样密切的关系。财富的消费对人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上帝的永恒规律昭示了，财富只能由勤劳取得——人必须挥汗劳动而取得面包。这个双重需要就不能不使财富的生产成为极大多数人经常活动的主要目的，它克服了人对劳动固有的厌恶，它使人以积极活动替代了怠惰，以热情武装着勤劳的双手，以忍耐克服了最令人厌倦和不舒适的工作。

财富既是如此的必需，获得财富的欲望就足够诱使我们忍受最艰巨的困难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教给人们许多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可使对财富的取得，得到最有成效地增进，即运用这些方法，我们能够以最小可能的困难而获得最大可能的财富，这样一门科学，自然是值得细心地研究和深思的。没有一个阶级的人能够认为这门科学是无关紧要或多余的。无疑的，这门科学对某一

些人要比对另一些人更有利益，但对所有的人却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工业家和商人的利润——地主的租金——日工的工资——租税及其调整办法的归宿和效果，都要依赖于各种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政治经济学所能单独确定与阐明的。

获得财富的必要性，还不仅只是因为它提供我们的生计：没有它，我们绝不能培养和增进我们较高贵的才能。在沒有积聚财富的地方，人们的思想经常为准备身体的迫切需要所占据，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发展文化；人们的眼界、情操与感觉都变成同样的狭隘、自私和愚昧。占有适度的资产，或能从事一些不是直接满足我们生理需要和欲望的其他工作，这对于缓和自私情感、改进道德和智力、保证在充分的学习和工作中有一定的造诣是必要的。因此，获得财富不仅仅在于取得当前直接满足需要的东西，而且对于社会在文明与教化方面的促进，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积累着的财富所提供的安宁与闲暇，则那些扩大我们眼界、纯正我们嗜好、提高我们地位的纯正高雅的学习，将不能成功地实现。可以肯定，国家的野蛮与文明的区分，依靠于积有一定量的财富有甚于依靠任何其他条件。穷国的人民，绝不会文雅；富裕的人民，从不粗暴。不可能举出一个国家，它在哲学上或在艺术上有其出色的名声，而不是同时在其财富上也受人称许的。伯里克里斯和菲狄亚斯时代是希腊的黄金时代，正如佩特拉克和拉斐尔时代是意大利的商业繁盛时代一样。在这方面，财富的力量是几乎万能的。它使威尼斯由洼地的中心上升起来，在荒凉的沙岛上建设起来，它使不卫生的荷兰沼泽地成为文学、科学和艺术爱好者的乐园。在我们自己国内，财富的影响也是同样的显著。我们的哲学家、诗人、学者、艺术家的数目与声望，一直是与公众财富或对他们劳动的报偿与荣誉成正比例地增加。

占有财富对个人的生存与安乐以及对国家文化的进步既是这样地重要，而研究财富来源的努力却是这样地少，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被人视为综合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是有理由引起我们的惊异的。对这门科学不应有的疏忽是有许多原因的，但古代的家庭奴隶制度以及现代欧洲大学教育计划开始形成时的黑暗时期这两点，似乎有其极大的影响。

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认为从事于象现代欧洲居民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是有损尊严的。他们不以自己的勤劳使自己富有，而是依靠于奴隶们的非自愿的劳动以及从被征服的国家所取得的补助。在有些希腊城邦国家里，公民被禁止从事任何类似制造业和商业等类的行业。在雅典和罗马，这样的禁令虽不存在，但这类行业都认为是不值得自由人去做的，结果是这类工作完全由奴隶或下层人民去担任。甚至如西塞罗这样精通古代世界所有哲学并做到了使自己超越于当时当地许多有偏见的人，也毫不犹豫地肯定，在作坊里不能有高贵的事情，认为经营小规模的商业是卑下的和值得轻视的，但当其扩展到最大规模来做时，则完全可以原谅——*Non admodum vituperanda!* (不应受到轻视！)^① 农业，诚然较被重视，在罗马历史上的较早时期，一些最有名的人物都曾积极地从事于耕作，但是，虽有他们的榜样，然而在共和国的昌盛时期，以及在帝国时期，对土地的耕作事务，几乎完全由属于地主的奴隶及雇佣工们所担任。大部分罗马公民，或是服军役^②，或是靠被征服的

① “只付给雇工们劳动工资而不付给技术工资，这样所获得的利润，是卑鄙肮脏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工资是带有奴隶性的。投机倒把也是卑鄙的，因为他们不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就不会获得什么利润。手工业也是卑鄙的职业，作坊也不是正当职业……小买卖也是卑鄙的，但买卖大而广泛，从各地运进物资，不采用欺骗手段而分配给大家，是不应受到轻视的。”《论义务》(De Officiis) 第1卷，第42节。

② “士气超于一切；因为它给罗马人民和罗马城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荣誉。”(西塞罗：《为穆勒纳的辩护词》)

省份供给谷物，过着一种不稳定和依赖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对于现代欧洲所存在的地主与佃户，以及主人与仆役之间的关系是不知道的。结果，古代人，对那些构成经济科学如此重要的部分，如由于地租与工资涨落而引起的有趣的和重要问题，是完全生疏的。古代世界的哲学精神也是极端地不赞同研究政治经济学。富有者的豪华或较优美的生活方式为古代道德学家们视为是头等的灾祸。他们把这看作是腐蚀尚武精神的，而尚武精神则是他敬重的首要项目。所以他们贬斥积聚财富的欲望，认为它包藏着最有害和破坏的力量。在充满如此偏见的头脑中，要使他们把政治经济学成为注意的目标；或使他们研究那些经常被轻视的东西和被诽谤的生产财富的劳动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高等学府里，牧师几乎是当时所有少许知识的唯一所有者。因此，他们的情感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对于他们所编制的教育计划，具有深刻的影响乃是自然的事。文法、修辞学、论理学、神学和民法形成了全部学习科目，要请教授来解释商业原理和最有效地使用劳动的方法，将会同样地被认为是不必要并有损科学尊严的。古代人对商业、制造业和奢侈的偏见，在中世纪仍然保持着有力的影响。没有人对于国家财富、快乐与繁荣的真正源泉具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来往是极端有限的，它们只赞成掠夺、侵犯和海盗式的征伐，以夺取赃物，而不愿以商业来满足彼此的真正需要。

这些情况足够解释这门科学之所以后起和直到很近才引起小小注意的原因。可是，自从它变为较普遍注意和研究的目的以来，在这门科学最有名的学者们之间所存在的分歧意见已经证明对它的进步极为不利，并且因而产生了一种不相信这门科学能建立完善结论的倾向。

但是很明显，那些不相信政治经济学结论的人，由于人们对熟

识现象的解释已形成了各种流派。因而同样地几乎对任何一门其他科学的结论，都不予置信。历来为最贤能的医学家、化学家、自然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所认可的各派分歧，正如最贤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分歧一样。但谁能因此就下结论说，医学、化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学是没有坚实的基础，或者说它们不能对我们提供一个稳固而前后一致的真理呢？我们不能因为牛顿和拉卜拉斯推翻了托勒密、布腊埃和笛卡儿的假设而就怀疑牛顿和拉卜拉斯的论证，为什么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推翻了前人关于财富的源泉与分配的理论而我们便怀疑他们的结论呢？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免除共同的命运。沒有一门科学可以在短期之内趋于完善，或多或少的谬误常常会侵入它们早期拓荒者的理论中。但政治经济学以前所沾染的错误，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稍许留意观察一下，就能看出政治经济学无疑地和任何其他建立在事实与实验上的科学一样，是能够得出其肯定的结论的。

生产和财富积聚以及文化的进步等所依据的原理，都不是由法律所制定的。人必须自己努力去生产财富，因为他不能没有财富而生存，在每人胸中都有一种欲望，想要在人世间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自己的境遇，这就使他不得不设法节约和积累。所以，形成这种科学基础的原理，一部分是由人的本质，一部分是由物质世界构成的，它们的作用和机械原理一样可借助于观察和分析来探讨。但在自然科学与道德学及政治科学之间是有其实质上的区别的。前者的结论适用于每一个场合，而后两种的结论则仅适用于大多数场合。财富的生产与积聚所依据的原理是附着于我们的本性的，对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能发挥其有力的影响，但却常常不是同一程度的影响；所以理论家只须拟定他的几条一般规律，使之在大多数场合下能解释其作用，而让观察者的敏感来改变它们，使它们适合于个别的场合。这是一条伦理科学中的公认原理，在政治经

济学中同样有效。人类的绝大多数，而不是任何个别人或任何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对于引导他们达到他们自己利益的是什么，极为清晰；因此，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自己认为适当的任何行业是一个有效的政策。这就是一般的理论；这是一个建立在最广博经验之上的理论。然而这又不同于那些制约行星体系运行的规律——在二十个例子中，十九个是正确的，但第二十个就可能是例外。然而对于经济学家并不要求他的理论和某些人的某种偏见相一致。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从观察许多大小国家用来支配人们生活条件的各种原则而得出的。他必须研究人的整体——由国家而不是由各个家庭着手——研究大多数人的热情与癖好，而不考察偶然影响社会上孤立存在的一群人的那些东西。

必须经常注意，经济学家的业务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研究个人财富增减的方法，而只是说明它们的一般作用与影响。公共利益应当永远成为他注意的唯一目标，他不为特定阶级增加财富与享受而设计制度和规划策略；而是要发现国富的源泉与普遍的繁荣以及使它们能具有最大生产力的方法。

的确，不同意政治与经济科学业已完善建立起来的某些真理，是太普遍了，说它们与这个或者那个事实不相符合，所以它们必须遭到反对。但可以肯定，这些反对往往是由于对这门科学性质的完全误解。很可能有一千个例子证明有人由垄断而致富，正如有时用抢劫和掠夺而致富一样，但如果不进一步考察，即从这里作出结论，说一般社会都能用这样的方法而致富，那将不是一个小的轻率！虽然这只是政治经济学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但问题绝不在于采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或由于一个特殊的制度使其致富的人数是多是少，而是在于这种趋向是不是能使大众致富。垄断和限制性的管理往往认为能使某些人积累大量的财富，但这正如人们所经常争论的，远不足以证明其真正有利，而明明白白是相反的。可

以明确地肯定，假如垄断和特权能使少数人致富，则它们必定在同样的程度上使多数人贫困；从而破坏了在每个制度中都作为主要发展目的的国家财富，同时也破坏了劳动的天然自由。

所以，为了在经济科学里得到一个基础稳固的结论，只仅仅观察某些特殊情况的结果或这些结果对特殊个人的影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这些结果是否经常地和普遍地适用；在一种条件下，产生这些结果的某些情况，是否能适用于社会上每一个条件及每一种场合而得到同样或类似的结果。一个理论与同样的和经常出现的事实不一致，必定是理论的错误。但如观察到某一不同于我们习惯经验的特殊结果，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辨别它周围的环境时，不应该马上就改变或拒绝那些能适当解释大多数现象的原理。

只少数几个专制君主，曾经有过公正、仁慈和慷慨的事例，并不足以推翻告诫人们的这条规律：滥用权力的本质，即是对权力所有人的腐蚀和败坏——促使他们傲慢、残忍和多疑；同时，那些只注意目前的享受，忽视未来的人，大肆挥霍和无谓浪费钱财的例子，也不足以使下面这个一般结论归于无效：积蓄财富的热情，比之于耗费的热情是无限的强烈和普遍。假如不是这样，人类绝不会迈出野蛮的状态。人类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所作出的无数惊人伟大的进步，例如森林砍伐了，沼泽和湖泊被疏浚并使之适合于耕种了，港口、道路、桥梁修筑起来了，城市和大厦建设起来了，——这些都是把收入储蓄起来的结果；即使有成千的奢侈例证可举，它们仍然显示着积蓄原理的无限权势和最高力量。

由于没有注意到这些道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曾发生了许多错误与误解，甚至现在还受其影响。几乎所有连续不断出现的荒谬理论和意见，都曾诉诸事实而得到证明。但只知道事实而不知道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是原因，那是结